

蘇聯文學叢書

遠在東方

西蒙諾夫·余·振譯

方 東 在 遠

譚振 余·作夫諾蒙西



目次

關於死者	一
關於生者	一三
關於幻景	二五
關於戰鬥前的早晨	三九
關於坦克上前衝鋒的故事	五十一
關於戰鬥後的夜晚	六九

關於死者

冬天我沒有去過那裏。

但我知道：一清早兒

風就吹打着凍結了的河水。

壓根兒就沒有雪。

風。風。

鬼天氣。

向着這震動的土地
在寒霜底微細的粉末裏，
像是觸動了它們的白髮，
印下了坦克底一道道痕跡。

它們，像閻拉的鎚，寒冷的、鐵青的，
爬

向東方，
向東方，
從凍結了的河水裏。

而在它們的上空，

在峽谷的上空，在那裏被打壞的大卡車

輪子朝天橫睡着

等待着自己的死了的司機，

在那裏冰下突出了炸壞的

摩托底鐵的花瓣，

在我們

與他們之間的

峽谷的上空，

如像刀劈下的傷口，

矗立着高高的削壁，

尖尖的，好像是船首。

它矗立着，

直望着

黃色的興安嶺的臉。

不是的！

地不是圓的。

我們的地在這裏

以高不可攀的懸崖、

火、

刀尖爲止，

這裏不一定要保留

緯線和經線

在這裏它們的方格子是我們的剝刀劃下的。

這裏就是疆界。

而在這刺刀的上空

高高地，像是老鷹底窠，

在嚴寒底山霧中

是我們兄弟的墳。

能遮掩住甚麼呢，

幾塊木板和幾個字

這裏給太多的人代替了母親流過的淚，

但我覺得——這裏只葬埋着一個人：

他是一個長着深藍色眼睛、亞麻色頭髮的小伙子，

他死了，

沒有活到第一莖白髮出現的時候，

沒有活到賺得光榮的時候，

而光榮並不在遙遙的山後。

他幹過航空員。

不過是，不是這般地：

他幹過工兵，

他在炮火下架過橋。

不，他不是工兵。

在一次攻擊中

他用自己的身子掩護着少校沒有受傷。

不，不對！

那時候他很幸福地生活着。

他沒有在步兵裏待過，

大概是，

據人們說，他在坦克部隊裏幹過，

後來便把他的名字給了這坦克部隊。

關於他的死有許多傳說：

據說，

離死還有兩步遠，

他在他那塌鼻子的、燃燒着的坦克上，

臨完的時候，
還撞死一個敵人。

據說，他，被壓在壓扁了的坦克裏，
臨死時，用燒焦了的嘴，

還對同伴說，

怎麼可以用最後的榴彈

一下子結果了三個人的性命，

如果肚皮朝下壓在榴彈上。

據說，

當打傷了他的腿，

不能動，

被包圍着，

離着自家人又很遠，

他，在自己頭上揮動着機關槍的三腳架，

臨死還打死了最後三個人。

關於他的死有好多的傳說。

的確，他是一個英雄，假如關於他說得有這麼許多：

母親怎麼樣，慟哭着，從家給他們團裏寫信來講着他的兒子，

他的弟弟怎麼樣穿起他的工服。

據說，

他的名字

給與了好多城市

和好多河流。

他的名字響得

有時候無情，

有時候親切，

因為他在戰鬥中是一個很嚴肅的人，

但對朋友們和親人們他的心却像小孩子一般地爽直。

他的頭髮是亞麻色的，

而眼睛是天藍色的，

凡是他住過的地方，他到處受到人們的喜歡，

因此，所有的姑娘們都哭了，

甚至於不認識的，

而所有的年輕小伙子們都發誓爲他復仇。

他躺在地下，在疆界上。

但他自己，就像是疆界。

他躺在雄偉的懸崖上。

但他自己，就像是雄偉的懸崖。

他被寫在書頁上，

但他自己，就像一百活的書。

他死了。

但是算了吧，

不要哭——

他不喜歡眼淚。

他喜歡，

拿衣袖從眼睛上擦掉它，

向前去，

拿三言兩語

把死寫給了妻。

這是他，在坦克上活活燒死的時候，

用血跡模糊的指甲

在煙薰得烏黑的裝甲上刻下的一句話：

『布爾什維克決不投降！』

關於生者

但是不要再講死者了。

我們活着，

我們戰勝了。

他是英雄，

但無論如何——

不過是許多英雄中的一個。

據說，在他活着的朋友們身上

可以找到和他相似的性質，

要是這樣的話，

這就是說，也該來

談一談他們。

少校，在巴顏察汗高原戰役中

指揮坦克部隊的，

如今在莫斯科

任特維爾斯加雅大街，

帶着一個女人和幾個朋友

坐在玻璃茶几前

喝着白蘭地和納爾桑礦水。